



# 我的马莲峪

徐志顺

经过半年的连续苦战，迎着七月骄阳，马莲峪浴火重生。  
随着工地四周围挡板的拆除，叫好声、欢笑声，迅速在各小区、楼宇之间传开，遮掩不住内心兴奋的社区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向河岸柳树下聚拢，向马莲峪河口小广场聚集。一些爱热闹的人，赶快化了妆，换上行头，在广场上敲敲打打，舞动绸扇，旋转花伞，扭起了秧歌；有的随着音乐，放开手脚，跳起了街舞；有的打开相机，放飞无人机，赶紧摆酷、抢镜头、发抖音。  
夜幕降临，灯光闪烁中，悠扬的曲子响起，音乐喷泉如一群舞女在水面扭动腰肢，一会儿旋转，一会儿跳跃，一会儿直冲向云霄，一会儿又如天女散花，将五彩的水花向四周抛洒……孩子们围在玻璃井口，好奇地看大鲤鱼在荷叶下追逐……姑娘们让头发随着柳丝在风中飘逸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在地面键盘上踩出优美的旋律……  
此时的马莲峪，真美！  
马莲峪河发源于蟒龙峪，蟒龙峪有一处

古泉，相传“商州之城，两河七峪，五山拱立，九水环卫，乃化龙成凤之地。一蟒龙潜修于城西双虎山下，护城与熊耳之侧，蟒龙之诞，落地生泉，泉水甘冽，名曰蟒泉。蟒龙之须，因风成柳，柳色玄黄，名曰金柳。蟒龙之鳞，应龙幻花，灿若紫霞，名曰马莲。州城之民，拥泉而居，依柳而憩，伴莲而生，女似仙娥，男似龙虎，寿如龟鹤。正所谓：一泉之润，龙马精神，一江之源，九鱼同域。”  
美丽的传说给马莲峪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  
然而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，处于城乡结合部的马莲峪，河两岸盖房的、建厂的、修路打井改河道的越来越多，这里挖，那里填，有的把河道当成垃圾场。久而久之，河床被破坏，河道被阻塞，马莲峪河变成了一条干沟、臭沟，冬天冰雪久积不消，阴冷难当；夏天蚊虫滋生，蟑螂、老鼠成群，真是大煞风景。  
今年初，市上实施了马莲峪河道治理与水生态修复工程，在两岸铺设人行步道，进行绿化、亮化、美化；在河道设立五处闸口，

蓄水形成水面景观；在河面架设两座人行拱桥，并着重在七个节点打造精美景致，寓意“七巧马莲”。  
可以说，现在的马莲峪，处处精巧别致，一步一景，景景迷人。小广场上由“七巧板”组成的正方形图案，每一板块标注有一个县区的名称，象征着七个县区团结和谐、蓬勃向上；在各处的栈桥上，都分布大小不同的“玻璃井”，透过井口，如进入时空隧道，可以看到神秘的太空，也可以饱览海底大观园，启迪人们探索世界的奥秘；在多处设立数字显示屏，可以搜索商洛政治经济、历史文化、景点名胜，可以签名打卡，写下游客所思所悟；还利用实物、图标，介绍商洛山峰、河流、气候、物产，让人走进马莲峪，如览商洛山水……  
步道、栈桥的色彩与自然相一致，音乐与周围环境相协调，马莲峪如一幅和美的风景画。昔日死气沉沉的小水沟，如今碧波荡漾，流光溢彩，成了游客和市民游览、观光、健身、休闲的网红地。  
太平盛世，马莲盛开，古泉重现，举城同庆。

马莲峪，是一幅画，也是一首美妙的乐曲：燕子鸣叫着在柳枝中穿梭，知了“欢迎——欢迎——”不厌其烦地向来往行人叫不绝口；夜深了，兴奋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，几只青蛙不甘寂寞，“夸——夸——”很响亮地叫起来，紧接着便是“夸”声一片……  
明天早晨，在人们醒来之前，鸟儿们又该开始新一天的歌唱……  
它们在歌唱马莲峪美景，歌唱新生活，歌唱马莲峪和大美商洛的建设者……  
如果说商洛是一幅壮美的锦绣，那么马莲峪只不过是这幅锦绣上细微的一针一线，只不过是“秦岭最美是商洛”这块金字招牌上一个小小的光点。“22℃商洛·中国康养之都”“美丽中国·深呼吸之都”远远不止这些！随着商洛“一都四区”建设的深入推进，一个现代化的新城，一个奋进的商洛，将成为秦岭之巅，成为“一带一路”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  
我的马莲峪。  
我的商州。  
我的大美商洛。

# 商洛山



(总第2477期)  
刊头摄影 阮世喜  
题图摄影 杨鑫

闲来无事，最爱爬山。  
山沟坡坡上，有郁郁葱葱的黄蜡木、密密麻麻的马红梢、硬扎的花栗木……每到此时，我便情不自禁地感叹：多好的柴火呀！  
我对柴火的特殊感情，还要从儿时说起。  
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，上山砍柴时的年龄应该是十来岁。那个时候，父母都在地里干活，哥哥姐姐上了中学离家较远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烧柴做饭。因此，砍柴供灶火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。当时在农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，以至于在我的家乡，问孩子多大，回答能供灶火了，对方立马心领神会。  
那时候，我上小学在家附近。放学回家吃过下午饭后，大人就督促上山砍柴。房前屋后的荒地里都种上了庄稼，近处山上的柴草早就被人“剃光”了，成材的树木是不能动的，长柴的地方往往在很远的山上。  
记得一个春日午后，我拿着砍柴刀找了好些地方，都没有找到柴火，山上光秃秃的。如果空手而归，是要遭大人责骂的。正一筹莫展之际，忽然看到崖上有棵柿子树，枝干黑

黢黢的。我一时高兴，三下五除二爬上了柿树，想要砍些枯枝带回家烧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干枯的树枝。我一手扶着树干，一手抡起柴刀砍枯枝。正砍得起劲时，刀把断了。砍柴刚过半，用手掰不断，但不能前功尽弃。于是，我双手抓住上边的树枝，用脚狠狠地踩踏这根残枝。听到咔嚓声，我心里一喜，再猛踩一脚，我手抓的树枝和脚踩的树枝同时断了，我也随之跌落。等回过神时，我骑坐在下边斜出的树枝上，往下一看，不寒而栗，树下是万丈高的悬崖。我吓得在树枝上发了半天呆，才从树上溜了下来。  
还有一年夏天，我拿着柴刀，来到了沟壑的一个大水潭边。水潭一侧的石崖上长着铺天盖地的黄蜡木，虽然翠绿一片，但晒上几天就是煮饭的好柴火呀。  
我脱了鞋，蹚过水，攀上崖。手起刀落，一簇簇，一丛丛的黄蜡木在我身后倒下，我高兴坏了。今天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容易就砍到了柴，回家后不知道母亲会怎么夸我呢。  
我从下向上砍了几米远，直到这片黄

蜡木的尽头。当我回头往下看的时候，两腿发抖，顿时吓坏了。这是陡峭的崖壁，前后左右走投无路，黄蜡木都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。上来时，我是脚踩石缝，手抓着黄蜡木的，现在全让我砍倒了，没有抓手下不去了，真是自绝后路。  
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，也许这会儿山里就我一个人。惊恐过后，我想了个办法。我把黄蜡木捆成一大束，让没有枝叶的根部朝上，有枝叶的梢子向下，形成一个大扇面，我坐在扇把处压着“大扇子”往下滑。“嗖”的一下，我就从岩石上滑到了水潭里，溅起一潭的浪花，黄蜡木浮在水面上，我爬在黄蜡木上，有惊无险。  
至于春季在深山里打柴偶遇猛兽，夏季拔柴高邂逅毒蛇，秋季上山割梢子碰上毒蜂，冬季上山接柴草躲开融雪滚石，接触漆树时引起皮肤过敏，脸肿成了“胖瓜”等，这些都见怪不怪。  
直到上了初中，远离了家，我才不供灶火了。之后，上高中、大学以至参加工作，砍柴

的机会就很少了。  
现在，城里人用液化气天然气电磁炉做饭，不烧柴了。乡下人有的烧煤，有的烧气，烧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国家退耕还林，保护生态，到处都是林木繁茂，苍苍莽莽。现在山上柴火多了，但砍柴的人却少了。社会发展变化真快！  
砍柴，让我熟悉了大山；砍柴，锻造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绝处求生的能力。那些经历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每忆起，心里就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敬畏。  
百姓故事



# 山(外一首)

党根虎

一座大山  
挺起坚初的脊梁  
忍辱负重中铮铮有声  
投进背风的山坳  
爱的胸膛  
瞬间火焰如岩浆喷发  
汹涌漫过  
一切的不如意

婀娜靠近  
我的依恋如风中柔柳  
在你的山麓  
温柔成河

默默地向理想的天际蜿蜒  
一任赞美的云朵飘过耳际  
我的梦如南归的雁阵  
在蓝空为他抒写

一个大写的人  
站在他挺起的脊梁上  
触摸梦想

## 徜徉深秋的山顶

在深秋的山顶上  
我扯着一朵白云奔跑  
那朵朵白色的伞，在空中游弋  
随时可以触摸到蓝天

没有人阻止得了我仰天长啸  
山谷回音袅袅  
满坡的野菊花  
金黄地盛开着

我肆无忌惮地接近她  
呼吸她的体香  
不用理会她蜷曲的娇羞  
你大可以放心地和她谈婚论嫁  
让她成为你居室最美的一朵

偶尔一只兔子  
逃离稀疏的草丛  
箭一般奔跑，跳跃  
红红的眼睛充满了敌意  
我无法和它通感  
无法解释我的友善

躺在山坡上  
一切都变得原始  
一些蚂蚱就像爱雀跃的小姑娘  
有着顾长的秀腿  
柔软的青草抚摸着我的脸颊  
草丛里的蟋蟀  
伴我吟唱着爱情的摇滚  
五十个春秋了而不知天命  
让我在白夜里失眠

# 拱桥之上

蒋念盈

午后。伫立在用青苔搭建的  
拱桥上。空中纷飞的柳絮  
像极了此刻的心情

夕阳照在青苔上，又被  
支离破碎地倾泻在河水里  
河面上，船只穿梭  
出入在眼前  
消失在过往里

更多的时候，俯瞰  
桥下的流水  
流水也仰起头  
望着我

对视中，鬓角  
又飞过一个流年

